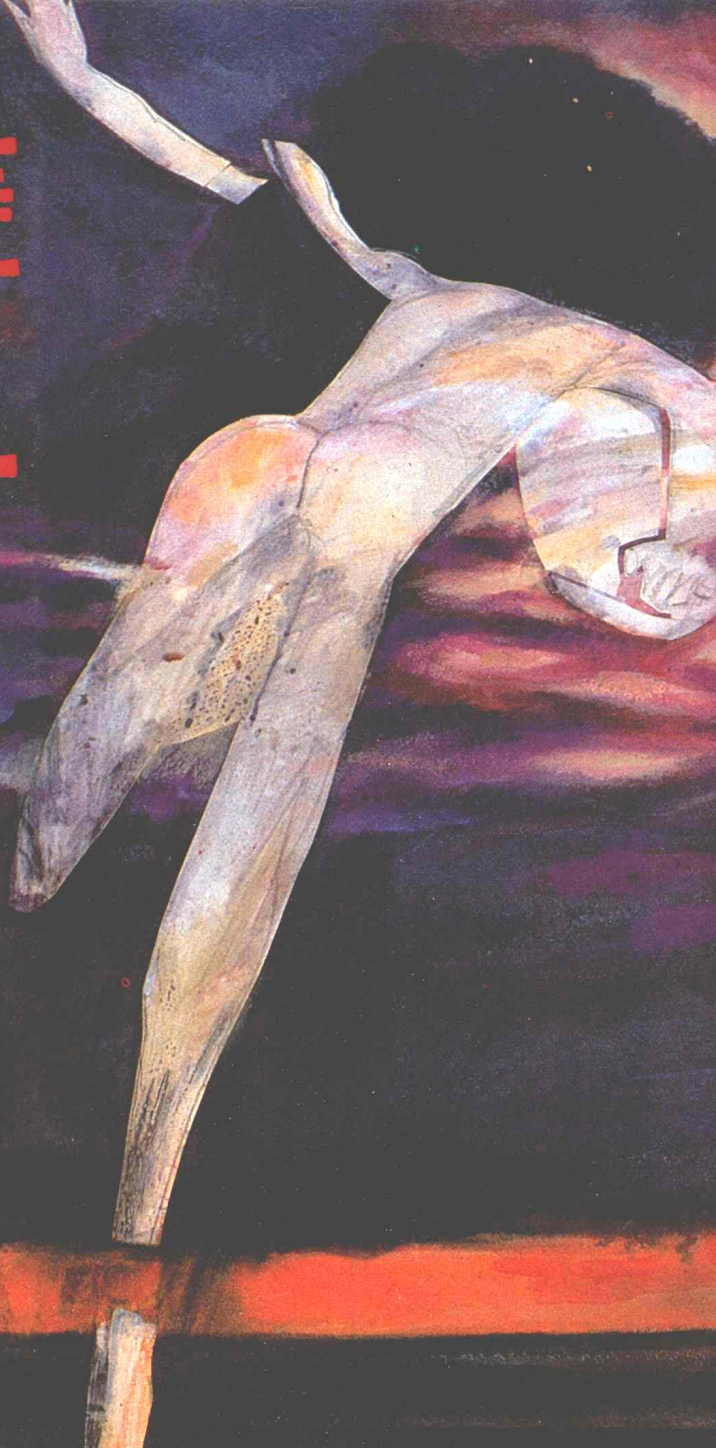


孽子

白先勇著



寫給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裡，
獨自徬徨街頭，無所依歸的孩子們。

孽子

白先勇著

孽子

遠景文學叢書 A②

著者	白先勇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0765255-8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號 電話：711-7871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9號 電話：752-4608
香港總代理	田園書屋 九龍西洋菜街56號二樓
印刷所	優文印刷廠 台北市汕頭街54巷42弄55號
裝訂	嶸興裝訂有限公司 台北市赤峰街77巷7號之1
定價	新台幣150元 港幣30元
初版	中華民國72年3月
十版	中華民國76年8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放逐

1

三個月零十天以前，一個異常晴朗的下午，父親將我逐出了家門。陽光把我們那條小巷照得白花花的一片，我打着赤足，拚命往巷外奔逃，跑到巷口，回頭望去，父親正在我身後追趕着。他那高大的身軀，搖搖晃晃，一隻手不停的揮動着他那管從前在大陸上當團長用的自衛槍；他那一頭花白的頭髮，根根倒豎，一雙血絲滿佈的眼睛，在射着怒火；他的聲音，悲憤，顫抖，啞啞的喊道：

畜生！畜生！

2

佈 告

查本校夜間部高三下丙班學生李青於本月三日晚十一時許在本校化學實驗室內與實驗室管理員趙武勝發生淫猥行為爲校警當場捕獲該生品行不端惡性重大有礙校譽除記大過三次外並勒令退學以儆效尤

特此公告

省立育德中學校長高義天

中華民國五九年五月五日

□在我們的王國裏□

1

在我們的王國裏，只有黑夜，沒有白天。天一亮，我們的王國便隱形起來了，因為這是一個極不合法的國度：我們沒有政府，沒有憲法，不被承認，不受尊重，我們有的只是一羣烏合之衆的國民。有時候我們推舉一個元首——一個資格老，丰儀美，有架勢，吃得開的人物，然而我們又很隨便，很任性的把他推倒，因為我們是一個個喜新厭舊，不守規矩的國族。說起我們王國的疆域，其實狹小得可憐，長不過兩三百公尺，寬不過百把公尺，僅限於臺北市館前路新公園裏那個長方形蓮花池周圍一小撮的土地。我們國土的邊緣，都栽着一些重重疊疊，糾纏不清的熱帶樹叢：綠珊瑚、麵包樹，一棵棵老得鬚髮零落的棕櫚，還靠着馬路的那一排終日搖頭嘆息的大王椰，如同一圈緊密的圍籬，把我們的王國遮掩起來，與外面世界，暫時隔離。然而圍籬外面那個大千世界的威脅，在我們的國土內，却無時無刻不尖銳的感覺得到。叢林外播音臺那邊，那架喧囂的擴音機，經常送過來，外面世界一些聾人聽聞的消息。中廣公司那位女廣播員，一口京腔，咄咄逼人的叫道：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港臺國際販毒私梟今晨落網！水肥處貪污案明日開庭！

我們一個個都豎起耳朵，好像是虎狼滿佈的森林中，一羣劫後餘生的麋鹿，異常警覺的聆聽着。風吹草動，每一聲對我們都是一種警告。只要那打着鐵釘的警察皮靴，咯軋咯軋，從那片棕櫚叢中，一旦侵襲到我們的疆域裏，我們便會不約而同，倏地一下，做鳥獸散。有的竄到播音臺前，混入人堆中；有的鑽進廁所裏，撒尿的裝撒尿，拉屎的裝拉屎；有的逃到公園大門，那座古代陵墓般的博物館石階上，躲入那一根根矗立的石柱後面，在石柱的陰影掩蔽下，暫時獲得苟延殘喘的機會。我們那個無政府的王國，並不能給予我們任何的庇護，我們都得仰靠自己的動物本能，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條求生存之道。

我們這個王國，歷史曖昧，不知道是誰創立的，也不知道始於何時，然而在我們這個極隱密，極不合法的蕞爾小國中，這些年，却也發生過不少可歌可泣，不足與外人道的滄桑痛史。我們那幾位白髮蒼蒼的元老，對我們提起從前那些斑斑往事來，總是頗帶感傷而又不免稍稍自傲的嘆息道：

「唉，你們哪裏趕得上那些日子？」

據說若干年前，公園裏那頃蓮花池內，曾經栽滿了紅睡蓮。到了夏天，那些睡蓮一朵朵開放了起來，浮在水面上，像是一盞盞明艷的紅燈籠。可是後來不知爲了甚麼，市政府派人來，把一池紅蓮拔得精光，在池中央起了一座八角形的亭閣，池子的四週，也築了幾棟紅柱綠瓦的涼亭，使得我們這片原來十分原始樸素的國土，憑空增添了許多矯飾的古香古色，一片世俗中透着幾分怪異。我們那幾位元老提起此事，總不免撫今追昔的惋嘆：

2

「那些鮮紅的蓮花喲，實在美得動人！」

於是他們又互相道出一些我們從來沒有聽過的姓名，追懷起一些令人心折的古老故事來。那些故事的主角，都是若干年前，脫離了我們的國籍，到外面去闖江湖的英雄好漢。有的早已失踪，音訊俱杳。有的夭折，墓上都爬滿了野草。可是也有的，却在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後，一個又深又黑的夜裏，突然會出現在蓮花池畔，重返我們黑暗王國，圍着池子急切焦灼的輪迴着，好像在尋找自己許多年前失去了的那個靈魂似的。於是我們那些白髮蒼蒼的元老們，便點着頭，半閉着眼，滿面悲憫，帶着智慧，而又十分感慨的結論道：

「總是這樣的，你們以為外面的世界很大麼？有一天，總有那麼一天，你們仍舊會乖乖的飛回到咱們自己這個老窩裏來。」

昨天，臺北市的氣溫，又升到了攝氏四十度。報紙上說，這是二十年來，最炎熱，最乾旱的一個夏天。整個八月，一滴雨水也沒下過。公園裏的樹木，熱得都在冒煙。那些棕櫚、綠珊瑚、大王椰，一叢叢鬱鬱蒸蒸，頂上罩着一層熱霧。公園內蓮花池周圍的水泥臺階，臺階上一道道的石欄杆，白天讓太陽晒狠了，到了夜裏，都在噴吐着熱氣。人站在石階上，身上給熱氣熏得暖烘烘、癢麻麻的。天上黑沉沉，雲層低得壓到了地面上一般。夜空的一角，一團肥圓的大月亮，低

低浮在椰樹頂上，昏紅昏紅的，好像一隻發着猩紅熱的大肉球，帶着血絲。四週沒有一點風，樹林子黑魆魆，一棵棵靜立在那裏。空氣又濃又熱又悶，膠凝了起來一般。

因為是週末的晚上，我們都到齊了，一個挨着一個，站在蓮花池的臺階上，靠着欄杆，把池子圍得密密的。池子的週圍，浮滿了人頭，在黑暗中，一顆顆，晃過來，晃過去，在繞着池子打圈。在幽瞑的夜色裏，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浮着一枚殘禿的頭顱，那邊飄着一縷疏白的髮髻，一雙雙睜得老大，閃着慾念的眼睛，像夜貓的瞳孔，在射着精光。低低的，沙沙的，隱秘的私語，在各個角落，嗡嗡營營的進行着。偶爾，一下孟浪的笑聲，會唐突的迸發到濃熱的夜空裏，向四處滾跳過去。當然，這陣放肆的笑聲，是從我們的師傅楊教頭那兒發出來的。楊教頭穿着一身絳紅的套頭緊身衫，一個胖大的肚子箍得圓滾滾的挺在身前，一條黑得發亮的奧龍褲子，却把個屁股包得紫紫實實隆在身後，好像前後都掛着一隻大氣球似的。楊教頭穿來揀去，在臺階上來回巡邏，忙着跟大家打招呼。手中擎着一柄兩尺長的大紙摺扇，扇一張，便亮出扇面「清風徐來」，扇底「好夢不驚」，八個龍飛鳳舞的大字來。楊教頭喘吁吁的叫着，笑着，一走動，身前身後的肉皮球，便顫抖抖，此起彼落的波動起來，很囂張，很有架勢。楊教頭自己封為公園裏的總教頭。他說，我們這個老窩裏，地上有幾根草他都數得出，在他手下調理出來的徒弟徒孫，少說些，怕也不下三五十人。他常常揮舞着他手上那柄兩尺長的摺扇，一桿指揮棒似的，猛的戳到我們前來，喝罵道：

「這起戾養的，師傅在公園出道，你們還都在娘胎裏頭呢！敢在師傅面前逞強麼？吃屎不知

香臭的鬼崽子們！」

有一次，小玉穿了一件猩紅翻領襯衫，一條寶藍喇叭褲，腳下的半統靴，磕蹶蹶蹶，在臺階上亮來亮去，很俊，很帥，很騷包。不知怎的却觸怒了我們師傅，他伸手一招鎖骨擒拿法，便將小玉一隻手扭到了背後去，冷笑道：

「你這幾根輕骨頭，在亮給誰看？在師傅面前獻寶麼？可知道師傅像你那點年紀，票戲還去楊宗保呢！你的骨頭有幾斤，我倒要來稱一稱。」

說着另一隻手，在小玉脖子狠狠一捏，小玉痛得直叫哎喲，一連討了二十個饒。我們的師傅楊金海楊總教頭，在公園裏確實是個很有來歷，很有身價的人物。他是我們的開國元老，公園裏的人，他泰半相識，各人的脾性好惡，他通通摸得一清二楚。楊教頭，手段圓滑，八面玲瓏，而且背後還有幾個有頭有臉的人替他撐腰，所以在公園裏很吃得開。從前楊教頭在中山北路六條通裏幾家酒館飯店都當過經理領班，各色人等都應付過，見聞廣博，路子特多，許多酒店旅館都有他的眼線。哈囉哈囉，洋逕濱的英文，他說得出一大串，多得死嘎，日本話也能來幾句，因此人又叫他六條通，條條都通。

據說我們師傅楊教頭從前也是好人家的子弟。他老爸在大陸上還在山東煙臺當過地方官呢，跑到臺灣却在臺北六條通開了一家叫桃源春吃宵夜的小酒館來，楊教頭便在酒館裏替他父親掌櫃。那時候，公園裏的人，夜夜都去桃源春捧場，生意着實興盛了一陣。後來公園裏的流氓也夾了進去，勒索生事，把警察招了去。有些人怕事，便不去上門了，生意一淡，關門大吉。後來別

人又陸續開了澤淵、香檳、六福堂，但通通不成氣候。公園裏的人，至今還是懷念着楊教頭那家桃源春。他們說，冬夜裏，公園裏冷了，大家擠到桃源春去，暖一壺紹興酒，來兩碟滷菜。大家醺醺然，敲碗的敲碗，敲碟的敲碟，勾肩搭背，一齊哼幾支流行曲子，那種情調實在是好的。楊教頭提起桃源春，便很得意：

「我那家桃源春，就是個世外桃源！那些鳥兒躲在裏頭，外面的風風雨雨都打不到，又舒服又安全。我呢，就是那千手觀音，不知道普渡過多少隻苦命鳥！」

後來楊教頭跟他老爸鬧翻了，跑了出來。原因是老頭子銀行裏的存款，他狠狠的提走了一大筆。據說那筆錢，完全用在了我們師傅的寶貝乾兒子原始人阿雄仔的身上。阿雄仔是山地郎，會發羊癲瘋的，走着走着，撲通就會倒下去，滿嘴吐着白沫子。那次他昏倒在馬路上，一雙腿讓汽車撞斷了，在臺灣療養院住了半年，花了幾十萬，是楊教頭出的錢。阿雄仔身高六呎三，通身漆黑，胸膛上的肌肉塊子鐵那麼硬。一雙手爪，大得出奇，熊掌一般。有時候，他跟我們開玩笑，傻楞楞的伸出一雙大手，抱住我們，使勁一摟。他的臂力大得驚人，吃他摟一下，全身的骨頭都軋碎了似的，痛得我們大叫起來。阿雄仔最好吃，我們逗他，拿根冰棒在他臉上晃一下，說：「叫聲哥哥！」他便伸手來搶，咧開嘴傻笑，咬着大舌頭，叫道：「高高、高高。」其實他比我們要大十幾歲，總有三十了。每次出來，他跟在楊教頭身後，手裏總是大包小包拎着：陳皮梅、加應子、花生酥，一面走一面往嘴裏塞，見了我們，便揚起手裏的零食，叫道：「要不要？」我們每人，他都分一點。有時楊教頭看不過去，便用扇子敲他一記腦袋，罵道：

「你窮大方吧，回頭搞光了，我買根狗屎給你吃！」

「徒弟們，還優站在這裏幹麼？」我們師傅楊教頭覓到我們堆子裏來，一把扇子指點了我們一輪一喝道：「那些大魚回頭一條條都讓三水街的小公兒釣走了，剩下幾根隔夜油條，我看你們有沒有胃口要？」

說着楊教頭喇一下，豁開了他那柄大摺扇，「清風徐來」、「好夢不驚」，拚命扇動起來。原始人阿雄仔豎在楊教頭身後，龐然大物，好像馬戲團裏的大狗熊一般。他穿着一件亮紫尼龍運動衫，嶄新的，把他胸膛上的肌肉，繃得塊塊凸起。

「噯，阿雄仔，你這件新衣裳好帥，是老龜頭送給你的吧？」

小玉伸出手去搥了一下阿雄仔的胸膛，我們都笑了起來。我們想激我們師傅，就拿阿雄仔來開胃，老龜頭是個六十開外的老色鬼，頸子上長滿了牛皮癬。公園裏的人，誰也不理他，他只有躲在黑暗裏，趁我們不防備，猛伸出手來，抓我們一把。有一次，他拿了一包煮花生，把阿雄仔哄走了。事後我們師傅氣得發昏，揪住老龜頭，打得臭死。

「你他媽狗娘養的，你那一身才是老龜頭送的呢！」楊教頭一把扇子戳到小玉額上，罵道：「雄仔這件衣裳噯，你問問他自己，是誰買給他的？」

「達達買給我的，」阿雄仔咬着大舌頭，痴笑道。

「傻仔，在那裏買的？」

「今日公司。」

「多少錢？」

「一百——」

「他娘的，一百八！」楊教頭一個響巴掌打到阿雄仔寬厚的背上，呵呵的笑了起來，「啊唷！這個小賊，原來躲在這裏——」

楊教頭發現老鼠畏畏縮縮躲在小玉身後，搶前一把，揪住了老鼠的耳朵，把他拖了出來，捉住老鼠的手梗子，喝道：

「你們快去拿把刀來，我來把這雙賊爪子剝掉！這雙賊手留來做甚麼？一天到晚只會偷雞摸狗！找死也不找好日子，我介紹人給你，要你去打炮，誰許你偷別人東西的？師傅的臉都讓你丟盡了！不等人家報警，我先把你這個死賊揪進警察局去，狠狠的修理修理，明天我就去告訴烏鴉，叫他把你吊起來打！」

「師傅——」老鼠掙扎着，倉皇叫道，一張瘦黃的小三角臉，扭曲得變了怪相。

「哦，」楊教頭冷笑道，「你也知道害怕？上次不是我講情，烏鴉早揍死你了，鋼絲鞭的滋味你還記得麼？」

楊教頭揚手便給了老鼠兩下耳光，打得老鼠的頭晃過來，晃過去，然後又用扇柄戳了他兩下額頭，才帶着阿雄仔，揚長而去。他那一身肥肉，很有節奏的前後起伏波動着。

「你又偷人家甚麼東西了？」小玉問道。

「我不過拿了他一枝鋼筆罷咧，甚麼屁稀奇！」老鼠撇了一撇嘴，吐了一泡口水，「那個死郎，講好三百，只給了老子兩百。」

「喲，你甚麼時候又漲價了？三百？」小玉詫異道。

老鼠訕訕的咧開嘴，忸怩了半天，才吞吞吐吐道：

「他要來那一套。」

他伸出他那根細瘦的手臂，撈起袖子，露出膀子來。我們都湊過去看，藉着碎石徑那邊射過來的螢光燈，我們看見老鼠那青瘦的臂膀上，冒着三枚烏黑的泡瘡。

「喔唷，這是甚麼玩意兒？」小玉用手去摸。

「哎——」老鼠觸電般跳了起來，「別碰，好痛，是火泡子——那個死郎用香煙頭燒的。」

「你這個該死的賤東西，你又搞這一套了，」小玉指着老鼠的鼻尖說道，「總有一天你撞見鬼，把你剝成肉餅吃掉！」

老鼠吱吱傻笑了兩聲，呲着他那一口焦黃的牙齒。

「小玉，」老鼠低聲懇求道，「你去替我向師傅講一講，千萬別去告訴烏鴉好不好？」

「我替你講情，你怎麼謝我？請我去看新南陽的『吊人樹』吧？」小玉揪了老鼠耳朵一下，「你這個小賊，以後偷了東西，別忘記跟小爺分贓。」

「沒有問題，」老鼠咧開嘴笑道，他低下頭去，抬起手臂，瞅着他自己的臂上那幾枚烏黑的燎泡，好像很感興味似的。

小玉去了一會兒，回來向老鼠說道：

「師傅講：暫且饒了你這條小狗命，下次再犯，一定嚴辦！瞧瞧你那副德性，提到烏鴉便嚇得屁滾尿流！我問你，你到底怕他甚麼？是不是他那個東西特別大，把你的魂嚇掉了還是怎的？」

我們都大笑起來，老鼠也跟着我們笑得吱吱叫。烏鴉是老鼠的長兄，老鼠說，他自小便沒了爹娘，是在烏鴉家裏長大的。烏鴉在江山樓晚香玉當保鏢，脾氣兇暴得了不得。老鼠在他那裏，整天讓他拳打腳踢，像個小奴隸一般。我們問老鼠爲甚麼不跑出來。老鼠聳聳肩，也講不出甚麼理，他說他跟烏鴉慣了。有一次，老鼠偷了一個客人一隻手錶，警察找到烏鴉家。烏鴉把老鼠吊了起來，一根三尺長的鋼絲鞭一頓狠抽，打得老鼠許久伸不直腰，見了我們，佝起背，歪扯着臉，笑得一副怪模樣。

「阿青。」

小玉在我耳朵旁叫了一下，悄悄扯了我一把衣裳。我跟着他，走下臺階，鑽進那叢樟木林中去。

「拜托，拜托，」小玉抓住我的手臂，興奮的央求道。

「怎麼樣？又要我替你圓謊了？怎麼請我吧。」

「好兄弟，明天我帶兩個大芒果回來給你吃，」小玉笑道，「回頭老周來找我，你就說我阿

母生病，回三重埔去了。」

「算了吧，」我搖手笑道，「上次也是說你老母有病，他還信麼？」

「管他信不信！」小玉冷笑道，「我又沒有賣給他。懶得跟他吵罷咧！」

老周是小玉的乾爹，兩個人好好分分也有一年多了。老周在中和鄉開了一家染織廠，手頭還很寬，一天到晚給小玉買東西。上個禮拜，老周才送給小玉一隻精工錶，小玉戴著那隻精工錶，到處亮給人看：「是老周買給我的！」我問小玉，是不是跟定老周了，小玉卻吁了一口氣，嘆道：「老頭子對我不錯的，就是管得太狠，吃不消！」老周逼小玉搬到中和鄉跟他住，小玉不肯，只答應一個禮拜去三四天。小玉是匹小野馬，老周降不住他，兩人常常爲了這個吵架。

「這次又是個甚麼新戶頭啦？」我問道。

「告訴你，千萬替我保密，是個華僑。」

「嘿，拜華僑乾爹了呢！」

「師傅告訴我，是從東京來的，本省人，據說很神氣，我這就到六福客棧去見他去。」

小玉說着，蹦蹦跳跳，便往樹林子外面跑去，一面又回頭向我叫道：

「老周那裏千萬拜托！」

樹林中都是毒蚊子，站了片刻工夫，我的手臂已經給叮起好幾個包了。我抓著癢，往外走去，突然身後有一隻手，搭到我肩土。

「誰？」

我嚇了一跳，猛回轉身，却看見吳敏那張臉，在幽暗中，好像一張飄在空中的白紙一般。

「是你吓！甚麼時麼出院的？」

「今天下午。」吳敏的聲音微弱，顫抖。

「你這個傢伙，出來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

「我就是來找你們的，剛才老鼠告訴我，你跟小玉到這裏來了。」

我朝蓮花池那邊走去，吳敏却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央求道：

「不要到那邊去好麼？人那麼多。」

我回轉身，往公園大門博物館那邊走去，小徑兩旁的螢光路燈，紫色的燈光，照在吳敏臉上，好像塗了一層蠟一般，慘白慘白，一點血色也沒有。他那張原來十分清秀的面龐，兩腮全削下去，一雙烏黑露光的大眼睛，坑得深深的。他舉起手，去擦額上的汗，我發覺他左腕上，仍然繫着一圈紗布繃帶，好像戴着一隻白手鐲似的。那天吳敏躺在臺大醫院急診室裏，左手腕上，割下了兩寸長的一道刀痕，鮮紅的筋肉都翻了出來，淌得一身的血。吳敏沒錢交不出保證金，醫院不肯替他輸血。幸虧我、小玉、老鼠我們三人及時趕到，一個人輸了五百CC的血給他，才保住了他一條性命。他見了我們，兩隻失神的大眼睛眨巴眨巴，嘴巴張了半天，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小玉却氣得蹦跳，罵道：

「你媽的，這種下作東西，爲甚麼不去跳樓？摔死不乾脆些？還要小爺來輸血！」

吳敏割腕的前一天，還到公園裏來，見到我們，說道：